

溧阳,一方诗化的土地。历代文人名士在此流连行吟,或歌溧阳山水,或叙溧阳史事,或抒溧阳幽情,他们的诗情已凝聚成溧阳的文化瑰宝。我们从本土和客居溧阳的两百多位诗人(盛唐至晚清)作品中选出一百首古诗,请有志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,热爱家乡,古诗词造诣深厚的作者进行解读赏析,欢迎参与。投稿邮箱:tmhgushi@126.com。



刊头设计:赵七一

题沧屿园谢公洗墨池

卢多逊

园柳鸣禽春色深,
江山可待谢公吟。
砚池香墨今余几?
欲与君家写四箴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卢多逊(934—985),怀州河内人,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宦宦之家,《宋史·卢多逊传》称其“博涉经史,聪明强力,文辞敏给(敏捷),好任数,有谋略”,后周显德初年进士。北宋建立后,历任祠部员外郎、权知贡举、兵部郎中、知太原行府事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吏部侍郎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兵部尚书等职。后因罪流放至崖州,雍熙二年(985),卢多逊在流所去世,终年五十二岁。代表作有《哀挽诗》、《水南村》、《新月应制》。



【诗文赏析】

“惊人一游”沧屿园

□ 黄梦姍

诗题中“谢公”指南朝谢朓,他曾在自家位于溧阳的宅邸中建一方塘,称“洗墨池”。沧屿园,旧址在溧阳城北荷花塘,俗称“谢公渚”,其时,虽园中亭榭已败,然荷花犹盛,因此又被称为“荷花塘”。宋代汤德俊见沧屿园已有所颓败,又在洗墨池建造了研池塘和研读桥,此后,明代狄冲为园中红香亭作《红香亭记》,明代汤宾尹

有《沧屿园记》,清代狄继坤有《夏杪过沧屿园记》。卢诗则选取沧屿园最初一景——谢朓洗墨池一角作为自己这首七绝的写作对象,由此就可知这不会是一首简单的游记,洗墨池仅是自己抒情言志的载体。

诗歌首联十分有趣,与谢朓并称“大小谢”的“大谢”谢灵运曾作一诗——《登池上楼》,诗作中有一句广为

流传,即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,朴实的语言,只着一“生”、“变”字,用最典型的场景便将初春生气勃发、万物欣欣向荣之态铺展在大家眼前。

卢多逊此诗第一句便是化用谢诗而来。想必诗人此刻站在洗墨池前,心中所念及的已不再只是谢朓一人,他的思绪早已飘荡到了整个陈郡谢氏家族。东山再起的谢安、救东晋于危难之中的谢玄、以诗闻名的谢朓、谢灵运,无一不是拥有旷世奇才之人。诗人对其钦慕敬仰之情简直呼之欲出,不仅直接表露“江山可待谢公吟”,更突发奇想:不知洗墨池里是否还留有谢公的残墨,自己或许可以借由这“余墨”、这谢氏的才能,为当今的皇帝出谋划策?关于“四箴”,《论语》有“非礼毋视、非礼毋听、非礼毋言、非礼毋动”,后宋代理学家程颐对其进一步阐发,称为“程子四箴”。这里的“四箴”已不可考,但可以肯定这其实应当是自己对君王的一些

规劝。

据《宋史·卢多逊传》记载:“四年冬,命为翰林学士。六年,使江南还,受诏同修《五代史》,迁中书舍人、参知政事。”此诗或作于其出使江南期间。当时的卢多逊还颇受太祖宠爱,加之其善于“逢迎”:据载,卢多逊每次到史馆取书,都会询问史馆官吏宋太祖所借何书,随后必定通宵阅读,等到太祖问到书中事时,满朝文武百官中,往往只有卢多逊能够回答太祖所问之事,这或许也能解释一个后周遗臣何以能成为北宋勋臣。但诗人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奉命编写史书而已,他更宏伟的目标当然是能够成为北宋的宰相,倾尽才能,辅佐君王。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“欲与君家写四箴”的鸿志了。

纵观全诗,诗人由眼前所见的洗墨池,思绪慢慢涤荡开来,想到了烜赫一时的谢家,有对故人的赞赏和缅怀,亦有对自己未来的劝勉和激励。

一句亲切的方言,一段诙谐的俗语,常常勾起我们心中最柔软最深情的乡愁。溧阳方言俗语,是溧阳人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载体。罗泉报先生《溧阳方言俗语》一书中所采集的方言俗语,俗中有雅,隐雅扬俗,幽默风趣中不乏真知灼见。本报特开辟“溧阳方言俗语”专栏,在趣读趣解中发现并彰显溧阳话独特的魅力。

推死人过界

□ 少鹏

这句俗语是指推卸责任,贻害他人的意思。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,在地方上为官府办差的人叫“地保”,社会上有什么突发事件或民事纠纷、刑事案子,他要负责向官府报告。如果发生了命案,事先又不知道,官府就要追究他的责任。于是甲地的地保就把死人转移到乙地。官府查究时,他就以“不在我的地界上”为由,把责任推给别方的地保。

在溧阳最南端的南山竹海景区,苏浙

皖三省交界之处,山中有一座同官岭,岭的西面属于江苏省境内,东面属于安徽省。如果登上同官岭,在山顶的正中央有一道土墙。关于这道土墙,当地就流传着一则推死人过界的故事。相传,清朝末年,南山竹海所处这块地方是一个三不管地带。有一天江苏的老百姓在同官岭上砍柴,发现了一具尸体,就报了案。差官到山顶一看,这具尸体正好躺在江苏安徽两省分界线上,于是一脚把他踢到了安徽境内。第二天安徽的山民上山砍柴时也发现了尸体,也报了案,差官赶来一看,尸体上有很多树叶和泥土,心想肯定是从山上滚下来的,于是叫了几个人把尸体又抬到了江苏境内。就这样一来一去,两省的官员便闹起了矛盾,个性直爽的安徽人就在两省的分界线上堆起了一道土墙,表示“你们江苏人实在太坏了,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跟你们来往了”。于是,这道土墙便伴随着两省人民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,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江苏的经

济越来越发达,当地的山民经常将家中的土货运往城镇上贩卖,生活水平渐渐提高。土墙以东的安徽山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于是将土墙打通,也把家里的土货拿到江苏境内贩卖。

其实,“推死人过界”不仅我们溧阳人经常讲,在周边也较有“影响”。清代李伯元作的长篇小说《文明小史》,以1900年庚子事变后处于动荡、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为背景,广泛深入地描写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被接纳、抵制、扭曲的过程,揭露了清廷官吏的守旧、昏庸,以及假借维新之名图谋升官发财的社会风气。书中第三六回写道:“钦差既然咨送,为什么那参谋部又叫他保送呢?哦,我晓得了!这分明是推死人过界的。”宜兴老作家徐朝夫也曾经以“推死人过界”为题写过一篇文章……

“推死人过界”作为地方方言俗语,由来已久,作家们在文章中加以运用和演绎,也算有趣味的事。

